本版编辑：张丹丹 版式设计：孙宇娇 E-mail:f6@studytimes.cn Tel:010-68929851

从《金刚川》想到曾是志愿军的父亲

□ 赵慧珠

今年的寒假按照疫情防控的要求不能回老家过年，时间充裕，想补一补最近未看的一些影片，第一部就看了《金刚川》，而且连续看了两遍，心情激动，夜不能寐，满脑子都是修桥、轰炸、再修桥、再轰炸、再修桥……这就是曾作为志愿军的父亲当年亲身经历过的。是的，我的父亲是中国人民志愿军25军74师工兵连的一名排长。在朝鲜，他最主要任务就是负责架桥修路。

我的父亲赵鸿琳，生于1929年农历十一月，今年已经92岁了。父亲的出生地是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洪山镇的罗圈峪，一个非常贫瘠的小山村。由于家境贫寒、生活艰难，五六岁的时候，我的爷爷、奶奶就带着他和两个哥哥下山谋生。父亲回忆说，只记得当时他是坐在小毛驴的垛篓里下山的，垛篓两边，一边是他，一边是各种家什。日本占领时期，八九岁的父亲就开始帮助家里干活补贴家用。先是从洪山渣子堆上捡炭，然后挑着担走街串巷叫卖，换钱买粮。10来岁时，父亲就开始去工厂当学徒，抡大锤干铆工活，是典型的童工。我猜想父亲参军后干工兵可能跟他从小干铆工有一定关系，也属于人尽其才吧。

辗转入朝

父亲是1948年3月参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隶属于华东野战军7纵20师工兵连。曾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曾在潍县战役后从潍县徒步行军近千公里到义乌，也曾驻防沿海准备参战解放台湾。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正驻防福建的父亲所在部队（这时已改名为25军74师）奉命开赴朝鲜前线，但由于美军在台湾海峡多次挑衅，已经踏上赴朝征程的部队又奉命返回驻守福建沿海。父亲第一次入朝未能如愿。

时隔两年，父亲才实现了入朝作战的愿望。1952年10月，父亲所在部队接到了赴朝作战的任务。部队迅速从泉州出发，乘汽车，坐轮船，换火车，日夜兼程，10月24日到达吉林通化的集安（当时为辑安），在集安只休整了一天，就在誓师大会后过江入朝作战。每每谈到此，父亲都会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过江的地点是集安的鸭绿江老桥，部队呈四路纵队，唱着志愿军军歌，跨过鸭绿江。

“雄赳赳
气昂昂
跨过鸭绿江
保和平
卫祖国
就是保家乡
中国好儿女
齐心团结紧
抗美援朝
打败美帝野心狼”

现在92岁的父亲许多事都已记不起来了，唱起歌来口齿不那么清，音调也不那么准，但这首志愿军军歌却能完整地唱下来，而且歌词记得一字不错，清清楚楚。

伐木架桥

在朝期间，父亲所在25军74师工兵连实际上是师部直属的预备机动部队，其最主要任务就是伐木、架桥、修路及需要时运送弹药等。他们面临的最大威胁和危险是敌机的轰炸，但最怕、最紧张的却不是轰炸，而是因轰炸造成的架桥不及时，不能保证运输道路的畅通。为此，常常是桥架好后，飞机前面炸了后面马上修，白天炸了夜间接着修，炸了修，修了炸……电影《金刚川》再现了当时很多真实的画面。父亲谈到，朝鲜河多，但是朝鲜河道的地质状况跟国内河道很不一样，都是岩石，国内学到的打桩技术在朝鲜满是岩石的河道里根本用不上，怎么办？怎么才能快速高效地完成任务？他们就想办法，先用木栏把桥桩围住，然后在木栏内填上碎石头，把桥桩牢牢固定在碎石中，再在桥桩上架梁，铺设桥面。父亲记得在朝鲜架的第一座桥长30多米，高2米多，可以跑人和汽车。



父亲在朝期间，志愿军的装备条件相比最初已经改善了很多，但工作生活仍异常艰苦。父亲他们入朝不久就进入了冬季，漫山冰雪。为了弄到架桥用的圆木，他们通常每人一把斧头、一根绳子去附近山上伐木，再利用陡峭的山坡和积雪把圆木运下山，由于环境艰苦工作量又大，“志愿军配发的大头皮靴，我们一个月能穿透三双”。父亲回忆道。

在寒冷的冬季，为了保证运输道路的畅通，架桥任务也是战士们站在冰冷的河水中完成的，“冰碴、雨雪、刺骨的河水，骨头缝里都透着寒气，但没有一个叫苦的”。我从小就记着父亲的腿上布满“蚯蚓”，有非常严重的静脉曲张，甚至为此动过手术，我想可能跟这种在冰水中架桥的经历是有一定关系的。

正是靠着这种勇敢、智慧、坚韧和不畏艰苦、不怕牺牲的精神，父亲他们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的任务，保证了部队道路运输的畅通。

除了修路架桥，工兵们还负责扛弹药送到前线，父亲后来负伤，也是在运送弹药的途中。

右腿负伤

1953年7月23日，也就是朝鲜停战协议签订前4天，中朝部队展开了最后一次猛烈的反击。在注字洞南山的一次战役中，父亲所在排奉命向前沿阵地运送弹药。那天天阴得厉害，到处都是雾茫茫的，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成群的敌机在天上不断掠过，炮弹在周围不断爆炸，潮湿的空气中弥漫着硝烟的味道。“没有人害怕，大家就想着早点把弹药送到前沿阵地，消灭敌人”，几乎都是来回奔跑着把弹药送到前沿。去往前沿阵地的路程虽然不算远，但是有山沟，有山坡，还要穿过一条公路。父亲回忆说，“记得当时我背着一箱，又扛着一箱，跑过山沟，正穿过公路时，一颗炸弹飞来在不远处爆炸，巨大的气浪把我掀倒在地，尘埃落定之后，我一心只想着迅速爬起向前跑，身子一抬，这才感觉右腿怎么也拖不动了。我拼命用手在腿上擦，想把血迹擦掉，但怎么也擦不净，黑红的血还是从腿上汩汩流出，我当时也不知道伤情如何严重，打开急救包想包扎一下继续前进，而事实上我已经站不起来了。一位姓王的战友给我进行了紧急包扎，并把我背到一座山后，随即被放上担架抬走。”父亲的腿被弹片打穿了，被迫离开了战场。

父亲先是在阳德的战地医院进行了处理，随后被送上火车（当时都是闷罐车）返回祖国。7月27日在火车上，大家突然发现特别安静，没有枪炮声了，随即听到了签订停战协议的消息。7月28日火车到达安东五龙背（现丹东市）伤病员接待处，由于长时间在闷罐车里加上天气炎热，父亲的伤口里长满了蛆虫，凭借着坚强的意志忍着疼痛坚持回到了祖国。在接待处，父亲受到了热情接待，为了清除腐肉及坏死的组织，医生用绷带穿过伤口来回拉动，直到露出新鲜的血肉，父亲忍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疼痛。经过冲洗、消毒、上药、包扎、洗澡、换衣……第二天，又被送上旅客列车，送到了吉林延吉的一个地方医院。医院里都是朝鲜战场上抬下来的重伤员。在那里，父亲和伤病员们得到了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父亲曾说：“那时我们吃得可好了。”我问：“有多好？”他说：“天天吃点心。”此后半年多的时间父亲就是住院治疗养伤，从伤口长新肉、腿上打石膏，再到封口、练习走路……经过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照护，半年后，父亲腿伤痊愈，但留下了一块永久的也是光荣的深深疤痕，这块疤痕至今仍清晰可见，成为父亲参加那场战争的最深刻记忆。伤好后，带着这块伤疤，父亲又回到了朝鲜，回到了原来的部队，回到了他的战友中间。

1956年12月父亲转业回到老家。

珍惜美好

父亲曾谈到，在朝鲜时曾路过平壤，看到的是一片废墟。在战争中大城市基本都被炸平了，战争的损失太大了。抗美援朝把美国打回老家，就是保卫和平。

去年下半年以来，90多岁的父亲身体不好，思维表达也不是很清楚，利用周末及节假日我经常请假回老家看望。为了锻炼父亲的思维能力，陪父亲聊天时我会有意识地问他一些问题。有一次，在谈了小时候生活的艰难以后，我问父亲现在生活感觉怎么样？我本以为父亲会说，生活富裕啊，要什么有什么，想吃什么就能吃什么，等等。但是，父亲的回答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说：“现在生活挺美好。”我问：“怎么美好？”他说：“安全，平安生活，不打仗了。”这就是父亲心目中的美好生活。

父亲对现在的生活特别知足。2019年10月父亲获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2020年10月又获得“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母亲说，父亲夜里醒来睡不着时，就会拿出两个纪念章端详抚摸很长时间……父亲觉得许多战友都牺牲了，留在了朝鲜，自己虽然负伤，但活下来了，而且已经90多岁了，很满足。父亲参加过战争，了解战争的残酷，知道和平来之不易，正因为如此，父亲才更热爱和平，更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

祈愿父亲及父亲健在的战友们健康长寿，平安幸福。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图书文化馆副馆长〕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歌词征文

党旗，伟大的旗

□ 魏劲松

党旗
伟大的旗
党旗
光荣的旗
铁锤锻造出英雄的史诗
镰刀开辟了伟大的世纪

大渡桥横
你铸就了钢筋铁骨
延河流水
你滋润了希望的土地
大江南北
铁甲漫卷千军横扫顽敌
天安门前
国歌奏凯不朽民族屹立

铁水奔腾的钢花
有你点燃的星星火种
香飘遍地的稻菽
有你播撒的春风春雨
人民创造
勤劳智慧
沧海桑田
山河巨变
万众同心
一日千里

党旗
伟大的旗
党旗
正确的旗
改革开放
不忘初心
使命化为奋斗记忆
复兴崛起
环球凉热
世界请看中国奇迹

（作者单位：经济日报社）



征宇哥子

□ 蔡为民

哥子，是川人对自家兄长的称呼，亲切之中透着几分尊重。征宇同志，是我18年前在基层挂职时所在班子的班长，年长我10岁，在那段难忘的日子里，给予了我兄长般的关爱和帮助，自然也就成了给我温暖、让我尊敬的哥子。

初次见面，是在市里的欢迎会上。他40岁出头，个子不高，透过眼镜给人一种精明能干的印象，可那一脸的严肃和一头梳得光可鉴人的乌发，却让向来不修边幅的我有一种难以言表、敬而远之的距离感。想到要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上一年半，能否处理好彼此关系，能否有机会得到充分锻炼，当时的我未免有些心存忐忑。

但这份忐忑很快就被随后发生的事情冲淡了。按常理，作为一位初来乍到的班子成员，本该我主动先到他那里汇报想法、寻求指示，可还没等我来得及去找他，次日一上班，他就径直来到我办公室，全面而简洁地介绍起区里的情况，并主动谈起了对我工作分工的考虑。当听我转达单位领导要求我们不单独分管工作的信息后，他似乎有点意外，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遗憾，稍作思考后说了句“既然有要求，那就作些调整吧，容我再想想。不过请你放心，你抛家舍女来基层锻炼一场，不容易。我一定会尽力安排好，让你有更多机会介入工作、了解基层、锻炼自己的！”。当时的我，想当然地以为，这不过就是他出于宽慰说出的客套话，尽管有些感动，但也没抱太多期望，礼节性道谢后，便本着一种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开始了新的生活。

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接触人员的增加，对征宇哥子的了解越来越多，他的形象在我心中也愈发丰满起来。他，土生土长的本地人，父亲离休前担任过多年市委宣传部的领导，家学渊源深厚，虽因历史原因没能有机会接受正规的高等教育，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的才华。他擅长书法，写得一手好字，行草尤佳；他爱好体育，是当地有名的乒乓高手，荣获过省级比赛的名次；他爱好音乐，歌声高亢浑厚，极富磁性，所唱的《我的太阳》颇有些帕瓦罗蒂的味道。他从一名普通民警干起，凭着自己的勤奋和才华，很快被选调到市委办公室并逐步成长为副主任，后主动申请到基层工作，先后担任了区委副书记、区长等职。据所接触到的不同时期他的同事普遍反映，他勤奋好学，工作敬业，作风扎实，为人朴实，待人真诚，特别善于处理与各方面的关系，在干部群众中有着很高的威信。

这些好评很快就在随后的深入交往中逐一得到印证。尤其令我没想到的是，本以为他说说而已的那些“客套话”，竟然成了我俩此后一年半交往的一条主线。他先是安排我协助一位副区长分管招商、人事等工作，并在政府常务会上要求班子成员，各自分管工作对我全面“开放”。此后每过一段，估摸着我已对协管工作有了大体了解，他便又及时调整我协助另一位副区长工作。遇有班子成员外出培训，便安排我临时代管，甚至锻炼结束前2个月，还特意安排我协助他分管财税工作。不仅如此，他还常常安排我随他直接参与领导区里的重点工作，主动坦诚地征求我的意见、建议。对我工作上的困难、问题，他总是尽最大可能给予关照和支持。这些用心安排和特别待遇，让我得以在短短一年半时间里，更全面、深入、真实地了解了基层政府的工作情况，着实让我受益匪浅，收获颇丰，也让在其他区（县）挂职的几位同事羡慕不已。

生活上，征宇哥子同样给予了我兄长般无微不至的关爱。据政府办同志介绍，我在基层期间的办公室、宿舍，都是在他的直接关心下落实的，不仅为宿舍配备了电视、电脑、空调、冰箱、洗衣机，甚至还配齐了厨具，备了一些方便食品。此后的一年半，工作再忙，每隔一段他总会单独约上我，陪我喝个茶、聊聊天，只为聊解我那思乡之苦，那种轻松、温馨的氛围令我每每想起都心生温暖。记得结束锻炼前，接受市电视台采访，谈及锻炼感受时，我由衷地说道：“在这里的500多天里，我每天都过得那样充实和满足。”至今我还清晰记得说这话时，脑海中自然浮现出的全是征宇哥子嘘寒问暖的感人场景。

一年半时间匆匆而过，很快到了锻炼生活的尾声。新年前的一个周末，下着绵绵冬雨，征宇哥子找到我，“为民，走，今天请你到家里吃个便饭”。等到他新居坐定，他边泡上热茶，边笑着说道：“搬家有些日子了，还没搬就想着请你来吃个饭，但岁末年初事情实在是太多。好在今天总算实现了，否则可就真成了我的一大遗憾了。”一旁一直忙着的朱姐插话道：“可不？征宇这些天一直念叨呢。平常我俩都忙，基本不开伙，都是到老人那里吃饭。算起来，也就是按照习俗，请双方老人来‘暖房’时正经做过两次，今天是第三顿，也是我们头次请朋友到新家来。”听了这话，只觉得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我的眼睛一下子湿润了。吃着朱姐亲手做的美味，喝着当地的美酒，聊着老人的健康、孩子的成长，推杯换盏之间，不胜酒力的我很快就已微醺。这时，征宇哥子有些神秘地说：“你猜，我今天一天都干什么了？”见我一脸茫然，他放下筷子，“走，去我办公室看看”。等我们冒雨来到他办公室，打开房门，我一下子惊住了，只见办公桌上、地板上，摆满了一张张写了字的宣纸。“一直想写幅字送你作个纪念，这些都是今天的成果。好好选一幅，明天我请人裱好给你带上。”稍作停顿，他又微笑着说道：“好久没有拿笔了，手都有些生了。这些天一直在想，到底写点什么好呢？想来想去，最后还是选了这个。祝福兄弟更上一层楼！”听他这么一说，我这才注意到，所有宣纸上都龙飞凤舞地写着王之涣的《登鹳雀楼》，幅幅笔酣墨饱，力透纸背，恰如行云流水，又似笔走龙蛇。我仿佛看到了他站在办公桌前，一遍遍铺纸、提笔、蘸墨，一挥而就的专注神情和每个动作。看着满地的宣纸，泪水瞬间模糊了我的双眼。

返京那天是个周末，征宇哥子执意要送我到成都。想到他公务繁忙，来回要跑上300多公里，搭上一天时间，我坚辞不受，与他在高速路口理论了半天，但最终还是没拗过他，只得作罢。就这样，他和几位兄弟一直将我送到机场，逐一与我紧紧拥抱，依依话别。走到安检口，我转身望去，他们仍站在原处，远远向我招手，见我几次摆手让他们回去，这才缓缓转身，慢慢离开。而我则静静地站在那里，强忍泪水，一直目送他们消失在茫茫人海。事后听道超兄说，返程一路，征宇哥子与他们所谈的全是我与他交往的点点滴滴，言语之中充满了不舍与祝福。道超兄还特意提到了征宇哥子所说的一个细节：我是他活到40多岁，驱车数百公里送到机场的第二人，头一次还是在20多年前，他的一位发小去香港定居。听着听着，我的心再一次被震动了，默默地追问自己：“小子，你何德何能啊，凭什么让哥子如此待你？”

转眼近20年过去。前些年，每次出差到京，无论时间多短，安排多紧，他都会挤出时间约我一见，我也曾抽空重返故地看望过他。每次见面，谈笑之间，一切又仿佛都回到了从前。现在，征宇哥子已经退休，开始颐养天年，我也年过半百，进入人生下半场。尽管平日里各忙各事，联系不似以往频繁，常常只是每逢佳节、生日，互相发个微信送去问候。但我们彼此都很清楚，这看似平淡如水的背后，却依旧是那醇如老酒的兄弟深情。这也正应了那句：“对于喜欢和尊敬的人，有时候未必期盼撞面，只要知道彼此同在、相互牵挂，也就足矣。”

谢谢你，征宇哥子，祝福你，我的哥子！

炒窗心影